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

### 第一八六回 證前因深情結遙誓 出奇計險語試傾城

且說辛修甫在蘇青青院中吃了一個雙台，自然蘇青青不肯放他回去了。鏡盟衫誓，倚影偃聲，春浮銀漢之槎，水泛桃源之洞；子夫散發，合德橫陳，紅添兩頰之雲，綠展雙眉之黛。辛修甫直到明天□一點鐘方才起身，見房門虛掩，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，便走到對面房間裡頭，去看那借乾鋪的陳海秋時，見陳海秋一個人睡在牀上，還在那裡呼呼的打鼾，沒有睡醒。辛修甫把他推了一推，陳海秋方才坐起身來，把眼睛揉了一揉，見了辛修甫，口中還含糊的道：「時候還早得狠，你怎麼倒先起來？」

辛修甫笑道：「這個時候已經差不多□二點鐘，還不起來做什麼？想睡在這裡過一世麼？」陳海秋聽了一谷碌跳下牀來，定醒了一回，方才同著辛修甫走到對面屋內。

蘇青青早已起來，坐在窗前梳洗。陳海秋走到蘇青青面前，仔仔細細的把他看了一會。又回轉身來，把辛修甫仔仔細細的看了一會。辛修甫笑道：「你這樣看法，為的什麼事兒？」陳海秋笑道：「我昨天晚上，和你們兩個人預算決算了一回，大約無論怎麼樣，總要睡到下午一兩點鐘起來。如今你□一點鐘就居然起來，不是臨陣脫逃，就是事前躲避，我所以要看看你們兩個人的臉兒。」辛修甫笑道：「想來是你臨陣脫逃慣的，所以要這般平空的替人著急。」陳海秋又向蘇青青笑道：「你和我直說，他究竟臨陣脫逃沒有？」蘇青青紅著臉道：「耐格閒話，倪一塌刮子才勿懂。」陳海秋哈哈笑道：「你真個不懂，待我來教你何如？」蘇青青聽了把頭一扭，不去理他。

辛修甫走過來，一把把陳海秋拉了過去，口中說道：「你這個人，成天的專講和人取笑，取笑得的也要取笑，取笑不得的也要取笑，這像個什麼樣兒？」陳海秋把手抹著自己的臉羞他道：「阿呀！顯見得你們兩個人是恩相好，所以要這般迴護。」

辛修甫笑道：「算了罷，不用說了。」蘇青青聽了，也側過頭來，把陳海秋看了一眼，便向辛修甫說道：「辰光勿早哉，唔篤兩家頭吃仔飯去阿好？」修甫聽了便也點頭應允，坐了下來。蘇青青梳好了頭，陪著他們兩個人吃了午飯，辛修甫方才同著陳海秋去了。

自此以後，辛修甫和蘇青青兩個人的交情打得火一般熱，真是個鸚盟蝶誓，密愛幽歡。蘇青青拿出乎生的手段來，窩著辛修甫，竟不接別的客人。辛修甫也想著法兒，試過了蘇青青幾次，卻試不出什麼破綻來，辛修甫心上自然歡喜。

恰恰的事有湊巧，辛修甫的那位夫人，本來原是個專會潑醋的人物，不知怎樣的得了一個吐血的症候，延醫服藥，一些兒效驗都沒有，不上兩個月的工夫便嗚呼哀哉死了。只把個辛修甫閃得個風折鴛分，形單影只。滄海巫山之恨，無地招魂；金釵沽酒之詩，心傷舊配。免不得要著實的傷感一番。過了幾時，漸漸的把傷感的意思丟掉了些，卻又兜的把龍蟾珠的事情提了起來，暗想：「若是這件事兒出得早了些兒，龍蟾珠也不至於給別人娶去。如今是事已成事，木已成舟，無可奈何的了。」

真個是佳人已屬沙陀利，義士今無古押衙，未免的心上狠有些兒惆悵。想了一回，忽然轉一個念頭道：「如今幸而還有個蘇青青在這裡，雖然我和他相知不久，卻是看他的樣兒和我二□四分的好，不如竟把他娶了回去，料想還不至於怎樣的不妥當。況且我以前曾經試過他幾次，試不出什麼破綻，一定靠得住的。」

想到這裡，忽然又是心中一動道：「上海信人豈是可以娶回家去的？我平日之間看著蘇青青的樣兒，雖然一心待我要好，沒有什麼三心二意，但是冷眼看他的起居服用，卻又奢侈放蕩，不像是個肯做人家人的。俗語說得好：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知道他將來嫁人之後，究竟怎麼的一個樣兒？不如還是趁著這個時候，再把他試上一試，試出他的真心來再說別的。」

辛修甫定了主意，便和陳海秋等一班朋友，大家商議了一回，商議出一個法兒來，要想趁著個空兒試驗他的真假。恰恰的這個時候，蘇青青知道辛修甫夫人死了，便越發的使出渾身手段，全付工夫，把個修甫哄得腦筋裡面有些迷迷糊糊的起來，撒嬌撒癡的只要辛修甫娶他回去。辛修甫雖然被蘇青青哄得□分高興，卻畢竟心上有些把握，見了蘇青青這般模樣，便想著要把這個試驗的法兒施展出來。

這一天，走到蘇青青房間裡頭坐下，不住的咳嗽歎氣，神色張皇，坐在那裡一言不發。蘇青青見了心上詫異，便問著辛修甫道：「辛老，耐今朝啥格事體實梗樣式，阿是身體浪有點勿舒齊？」辛修甫聽了只是搖頭，一句話兒都說不出。蘇青青一連問了兩三遍，辛修甫只是不開口。蘇青青問得著起急來，走過來把辛修甫的耳朵一把拉住，口中說道：「耐格人啥實梗呀？好好裡問耐閒話，啥格一聲勿響，阿是變仔啞子哉？」辛修甫皺著眉頭對蘇青青道：「我的事情弄糟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蘇青青吃了一驚道：「耐啥格事體弄壞哉呀？阿好搭倪講講呀？」辛修甫道：「說起這件事情，真叫作一言難盡。就是和你說了，也沒有什麼用處，還是不和你講的好。」蘇青青聽了更加著急道：「耐格人總規是實梗陰陽怪氣，豪燥點搭倪說囉！」

辛修甫聽了便故意裝著一派愁容，瞎七瞎八裝裝點點的和蘇青青說了一遍，只說：「自己前兩年有一封信寫給朋友，這封信上的話兒是得罪皇太后的。如今不知怎樣的，這封信給一個仇人拿了去，在京城裡頭告發起來。幸而有個要好的朋友暗地裡通了一個信給我，叫我快走，不消幾日，京城裡頭就有電報出來，著落地方官要拿我。我若是不走，萬一個給地方拿住了送進京去，就是熬得一條性命出來，最輕也要問一個煙瘴充軍的罪名。如今我也沒有別的法兒，只得把家產托人照管，自己逃到日本暫時躲避。所以沒奈，只得來和你說一聲兒，我們兩個人以前的話兒，我如今自己的生死還不可知，怎好平空的把你拖下水去？以前的那些嫁娶的話兒，如今一古腦兒都一筆抹過，只當沒有這句話的一般。我就在這幾天之內，就要動身到東洋去，你的事情委實不能兼顧的了。但願你擇梅迨吉，燕爾新歡，好好的揀一個人，不要和我一般的有始無終，辜負了你的一番好意。」說著，把眼睛擠了一擠，擠得眼皮兒紅影影的，好象要哭出來。

蘇青青聽了辛修甫的說話，起先倒也呆了一呆，頓時的花容失色。直聽得辛修甫這一番說話說完了，不由得低下頭去，沉吟一會。忽然抬起頭來，對著辛修甫把頭搖了一搖道：「耐格閒話定規是假格，倪實頭勿相信。為啥別人家嚙撥格號事體，獨獨到仔耐身浪，就有幾化希奇古怪格事體出來？耐阿是來浪騙小干子？」辛修甫聽了，故意頓足道：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，我怎麼肯來騙你？別的事情或者和你取笑，哄哄你也還罷了。那有這樣的風火事兒都和你取笑的道理？難道我們兩個人這樣的要好，你還信不過我的說話麼？」蘇青青見辛修甫說得這樣活龍活現，不由的也有幾分相信起來。

躊躇了一會，慢慢的走過來，扶著辛修甫的肩膀，低下頭去和辛修甫臉貼臉的偎了一會，口中說道：「辛老，聽耐實梗說起來，到底阿是真格呀？」辛修甫連連頓足道：「我心上這般著急，你還在這裡慢條斯理的這般模樣。你想我為什麼要哄你？就是哄信了你，在我身上有什麼好處？」蘇青青聽到這裡，心上有些鶻鶻突突的起來，便對辛修甫說道：「辛老，格末阿要緊格呀？」辛修甫把舌頭一吐道：「你說的真是風涼話兒，還問要緊不要緊。若是當真的給他們拿進京去，非但人亡家破，連這腦袋保得住保不住都是不可知的事情。若果然到了那個時候，你也不必感傷紀念，只要你心上記著我這樣一個人就是了。」

辛修甫一面說著，不覺流下淚來。蘇青青也淚珠瑩瑩的握著辛修甫的手道：「辛老，格末那哼介？」辛修甫皺著眉頭道：「如今只要早些逃走，料想也鬧不出什麼別的事情。但是從此以後，我姓辛的在中國地界之內就算個犯法的罪人，若不遇赦典，是一生一世不得回來的了。我心上原覺得狠有些割捨不得你，卻又無可如何。想來你也知道我的苦衷，這是出於意外的事情，沒奈何只得要勞燕分飛的了。」

蘇青青聽了這番說話，不覺雙蛾斂恨，寶靨含嗔，似嗔似喜的瞅了辛修甫一眼道：「耐倒說得實梗容易，倪勿成功格。格個嫁人格事體，勿是好摟白相格。阿有啥一塌刮子說得明明白白，故歇倒說勿成功？撥別人家曉得仔，阿要難為情？倪故歇只有一句閒話搭耐說，隨便耐那哼，倪總歸是耐格人，今生今世，除脫仔耐姓辛格，要倪去再嫁第二個人客人，格末老老實實辦勿到。故歇耐

末拍拍身體東洋去哉，留仔倪一干子來浪上海，耐打算那哼？」

辛修甫聽了，想了一回道：「這個時候，那裡想得出什麼安置你的法兒？要便立刻收了牌子，同著我一同到日本去。但是我細想起來，你們當信人的好容易嫁一個人，不指望他什麼好處也就是了；如今嫁了人，倒反把你們帶下水去，我辛修甫天良不昧，怎樣的心上過得去？」蘇青青聽了，接著說道：「倪搭耐自家人，格號客氣閒話，故歇用勿著。總歸倪既然嫁仔耐，就是耐格人。耐到洛裡，倪跟到洛裡，嚙撥啥第二句閒話。」

修甫聽了，走過來對蘇青青打了一拱道：「我倒想不到你有這般的志氣，可敬得狠！既然你自家願意跟著我走，我也自然不能攔你。但是還有一句話兒要預先和你說明，如今你跟著我，我還是有錢的時候，你還沒有什麼；萬一個到了將來，我的家產保守不住，到了沒有錢的時候，你那裡過得慣這樣的苦日子？」蘇青青把頭一扭道：「耐格閒話笑話哉！倪既然跟耐，總歸要苦末大家一淘苦，要甜末大家一淘甜，嚙啥過得慣過勿慣。」正是：

回黃轉綠，人生之禍福無常；地老天荒，金石之深盟未改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文交代。